

歌 者 传 记

NEIL YOUNG

摇滚不死：尼尔·杨自传

WAGING HEAVY PEACE: A Hippie Dream

尼尔·杨 (Neil Young) 著 陈震译



歌者
传记 NEIL YOUNG

摇滚不死
尼尔·杨自传

WAGING HEAVY PEACE
A Hippie Dream

尼尔·杨 (Neil Young) 著 陈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滚不死: 尼尔·杨自传/(加)杨(Young, N.)著;陈震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300-19977-1

I. ①摇… II. ①杨… ②陈… III. ①杨, N. -自传 IV. ①K837.1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041 号



歌者传记

摇滚不死: 尼尔·杨自传

尼尔·杨 著

陈震 译

Yaogun Bus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0.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8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英雄、我的战士：
本·杨，还有他的母亲、哥哥和妹妹。

年少时，我从未想到自己会有今天。
那时我梦想的是斑斓的色彩、坠落的感觉，
诸如此类。

译序 / 摇滚不死，永远年轻

陈震

尼尔·杨（Neil Young）姓“年轻”（Young），但我们叫他“老杨”。老杨是个 69 岁的年轻人。

如果摇滚名人堂设有“十项全能”奖，老杨获奖一定是众望所归。他十八般乐器样样精通，无论插不插电都玩得风生水起，既能领衔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用摧枯拉朽的电吉他弹奏让 20 万人潮陷入疯狂，又能压轴温哥华冬奥会闭幕式，仅凭一把老旧的木吉他、一只苍凉的口琴 hold 住全场。他写出了众多名垂乐史的经典歌曲，亦能轻松驾驭民谣、民谣摇滚、乡村摇滚、硬摇滚、垃圾摇滚（Grunge）、电子乐等多种音乐风格。更何况，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歌者。

如果摇滚名人堂设有“倒霉透顶”奖，老杨获奖一定也毫无争议。他小时候先后感染上小儿麻痹症、白喉、麻疹等传染性疾病，20 岁时因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摘除了两节椎板。成年后，患有癫痫的他不断经历癫痫大发作。60 岁时，他因颅内动脉瘤差点丢了老命。他的妻子罹患脑动静脉畸形，他的三个孩子两个脑瘫一个遗传性癫痫。

如果摇滚名人堂设有“不务正业”奖，老杨对角逐该奖一定志在必得。事实上，他把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全部付诸实践，并且都搞出了大名堂。他爱电影，于是自组电影公司，自编自导自演了多部电影；他爱汽车、热衷于节能，于是研发出了林克沃尔特（Lincvolt）电动汽车；他希望乐迷能享受到高品质的音乐，于是主导推出了数字音乐

播放器 Pono；他爱玩具火车，也希望罹患脑瘫的爱子能享受这份乐趣，于是与玩具火车巨头莱昂纳尔公司合作，开发了多个获得美国专利的电子系统；他爱环保、关心小农场主的生存环境，遂发起创办了著名的“农场救援”（Farm Aid）系列慈善音乐会；他还创办了“桥”学校，旨在帮助脑瘫和智障儿童建立沟通能力……

如果摇滚名人堂设有“永不停歇”奖，老杨想必也能入围。这的确是一个既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又孜孜不倦得近乎可怕的摇滚音乐家。出道 40 多年来，他像个辛勤的园丁一样滴汗苦作，至少录了 50 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其中正式推出的就有 39 张，这意味着他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专辑推出，也有一连串的专辑推广巡演同时进行。而这 50 张还不包括他做的《离魂异客》等电影原声专辑，以及他作为“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杨”（Crosby, Stills, Nash & Young）及“水牛春田”（Buffalo Springfield）成员录的录音室专辑。尤其当他年逾花甲，我们以为他已走向衰老之途时，却又交出了火力全开、愤怒犹在的抗议专辑《战火浮生录》（*Living with War*）。能够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摇滚激情和创作势头，从整个摇滚史来看都绝无仅有。如今，看到年近七旬的老杨依然在路上，用摇滚史上辨识度最高的歌喉，吟唱着那些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歌曲，我们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一个关于老杨“永不停歇”的极端例子是，2005 年，他在颅内动脉瘤确诊后，还飞到纳什维尔录了大半张专辑，直到手术前一天才飞回纽约。而手术之后，大难不死的他仿佛触底反弹，不但召回“疯马”乐队（Crazy Horse）展开数轮大规模世界巡演，还接连推出新专辑，且依然维持了媲美巅峰时代的高水准。他的存在本身便代表着他那首《走出忧郁》（*My My, Hey Hey (Out of the Blue)*）中的名句：“摇滚不死”（Rock 'n' roll can never die）。

然而，2011 年夏天，因为一次意外，这台摇滚永动机终于停了下来。这年 7 月，老杨脚趾头意外骨折，不得不在家休养一年。直到

这时，他才答应撰写自传，一来让自己有事可做，二来，他的父亲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考虑到家族的癫痫病史，他想趁自己脑子还清楚时完成这件事。

摇滚巨星的自传，常免不了本人口述、“影子写手”动笔的模式。当出版商向老杨提供“影子写手”时，他婉拒了：“我父亲是作家，写作是我们的家族传统。”他父亲是加拿大著名体育作家斯科特·杨（Scott Young），一辈子写了45本书。

老杨放下“老黑”（他最钟爱的一把电吉他），扔掉大麻和酒瓶，走进客厅，开始伏案写他的第一本书……

阅读这本书时，我仿佛就坐在老杨家的客厅里。壁炉里摇曳着火光，他坐在沙发上，向我娓娓道来他的故事。

这是一趟跌宕起伏的音乐旅程。从1960年代初的草创时期、1960年代末的声名鹊起、1970年代的黄金十年、1980年代的实验岁月、1990年代的重回巅峰到新世纪的屹立不倒。

成军于1963年的“乡绅”（The Squires）是老杨第一支玩出点名堂的乐队，冲出家乡温尼伯，征服工人阶级港口城市威廉堡后，他们再接再厉，想在多伦多站稳脚跟，却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乐队解散后，老杨尝试着有所突破，然而依旧一次次铩羽而归，一直到加入“八哥鸟”乐队（The Mynah Birds）。得益于黑人主唱、未来的放克乐大师瑞克·詹姆斯（Rick James），“八哥鸟”终于获得了专攻黑人音乐的摩城厂牌的垂青。但他们还没从幸福中回过神来，詹姆斯便因逃兵役被捕。心灰意冷的老杨决定赌一把，偷渡去美国，寻找“乡绅”时期结识的美国乐手史蒂芬·斯蒂尔斯（Stephen Stills）。他想跟斯蒂尔斯一起组乐队，而他唯一知道的线索是斯蒂尔斯在洛杉矶。可洛杉矶那么大，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一周过后，几近绝望的老杨决定放弃寻找。他踏上了北上旧金山的路途，结果在日落大道上

遭遇了大塞车。奇迹般地，斯蒂尔斯驾车从相反方向驶了过来，并且一眼看到了老杨。民谣摇滚乐队“水牛春田”就此诞生。尽管这支神级乐队仅维持了两年便告解散，却给美国音乐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从“水牛春田”单飞后不久，老杨推出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同年，也就是1968年，天赐良机，老杨遇上了被他视为“世界第三厉害的即兴乐队”——“火箭”乐队（The Rockets）。他将“火箭”的丹尼·惠顿（Danny Whitten）等三名成员招致麾下，改组成“疯马”。翌年，“疯马”便辅佐老杨完成了一张石破天惊的《此处非吾乡》（*Everybody Knows This Is Nowhere*）。如果不是看了这本自传，真的难以想象专辑中最重要的三首歌——《肉桂色女孩》（*Cinnamon Girl*）、《在河边》（*Down by the River*）和《沙滩上的女牛仔》（*Cowgirl in the Sand*），是老杨在一个因重感冒而神志恍惚的下午一口气写就的。这个时候，史蒂芬·斯蒂尔斯已与民谣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大卫·克罗斯比（David Crosby）和格拉汉姆·纳什（Graham Nash）组成民谣三人组“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Crosby, Stills & Nash）。在大西洋唱片老板阿迈特·厄尔特冈的建议下，老杨受邀加入“克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这个组合也就成了“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杨”（以下简称CSNY）。老杨为这支超级组合贡献了多首名曲，其中一首背景是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的抗议经典《俄亥俄》（*Ohio*）让CSNY一跃成为美国反文化运动的代言人。渐渐地，老杨学会了用音乐介入社会和政治。随着1969年底CSNY录完了录音室专辑《既视感》（*Déjà Vu*），老杨的1960年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60年代后期，“水牛春田”、“疯马”和CSNY，老杨的三支经典乐队先后粉墨登场。这只是个开头，精彩的还在后面。事实上，接下来的10年堪称老杨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10年，从1970年的《淘金热后》（*After the Gold Rush*）到1979年的《锈蚀永不止》

(*Rust Never Sleeps*), 几乎无一不是经典巨作。艺术和商业双丰收的《淘金热后》与《收获》(*Harvest*, 1972) 自不待言, 就连 1973 年~1975 年老杨连续录制的三张商业上惨遭滑铁卢的“阴沟三部曲”(The Ditch Trilogy), 也早已被乐评人和乐迷奉为经典。这三张专辑黑暗压抑、愁云笼罩, 其中的最后一张《就在今夜》(*Tonight's the Night*), 是他特别为好友丹尼·惠顿和布鲁斯·贝里 (Bruce Berry) 而写——他俩分别于 1972 年和 1973 年死于吸食海洛因过量。

1980 年代是老杨抛开商业桎梏、恣意进行音乐实验的 10 年。1981 年, 他转投格芬唱片, 由此开始了这段他音乐生涯中最古怪也最不妥协的旅程。实验电音、新浪潮、乡村、重金属、布鲁斯、山地摇滚 (Rockabilly), 他一张唱片一种风格, 搞得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 而唱片销量也是每况愈下。最后, 格芬唱片老板大卫·格芬沉不住气了, 走上法庭控告老杨故意不做“尼尔·杨式的音乐”。老杨在自传中写道: “他们希望我在商业上大获全胜, 我希望能真实地表达自我——这两者并非总能得兼。我要创作自由度, 他们要百万销量。” 1989 年, 老杨终于回归凡尘, 以硬摇滚专辑《自由》(*Freedom*) 及其主打歌《摇滚在自由世界》(*Rockin' in the Free World*) 东山再起。《自由》在被认为是另类摇滚乐史上最重要的专辑之一, 甚至是第一张真正的另类摇滚专辑的同时, 也验证了老杨在每个十年的最后一年都能交出一张重量级专辑的规律。1990 年, 老杨乘胜追击, 驾着“疯马”推出了火力更为猛烈的《破旧的荣光》(*Ragged Glory*)。就像《锈蚀永不止》标志着朋克乐和摇滚乐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样, 《破旧的荣光》预示着 Grunge 山雨欲来。专辑中沉重而猛烈的吉他回授被后辈乐队争相模仿, 就连“涅槃”、“珍珠酱”和“音速青年”也深受其影响。翌年, 指称老杨是 Grunge 教父的说法开始见诸报端。值得一提的是, “音速青年”还被老杨钦点为“破旧的荣光”巡演的暖场乐队, 与老杨及“疯马”一起呈现了一轮巅峰巡演。1992

年，老杨再展摇滚变色龙本色，以一张静谧舒缓的《丰收之月》（*Harvest Moon*）重拾了《收获》的质朴情怀。进入新世纪后，步入老年的老杨并没有放慢脚步、颐养天年，而是保持了一贯的激情和愤怒，完成了12张录音室大碟和多轮大规模巡演。2006年，也就是他颅内动脉瘤术后第二年，他还把CSNY的3个老伙伴拉回到一起，为反战和“弹劾小布什”而巡演。而就在今年5月，他还发布了一张全新翻唱专辑《一封家书》（*A Letter Home*）。我查了下老杨的官网，他2014年巡演的日程已经排到了10月26日。69岁的老杨，依然在路上……

这是一个全盘托出的摇滚故事。如果有的读者想从这本书里看到摇滚八卦，那肯定不会失望。依然是性、毒品、摇滚乐。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摇滚乐手一样，老杨嗑可卡因，吸大麻，进过淋病俱乐部，与队友内讧，自我放逐，迷失方向……一直到开写这本自传，他才将大麻烟和酒瓶放到一边。老杨在书中披露的摇滚八卦或令人大跌眼镜，或令人不胜唏嘘：他偶遇一个民谣歌手，欣赏其才华，遂向唱片业大佬极力推荐，谁知此人竟是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魔查尔斯·曼森；他与“水牛春田”其他成员及埃里克·克莱普顿聚众吸毒被一锅端，统统送入大牢；他居然是偷渡去的美国，在美国多年都是非法滞留，最后还是通过律师打通关节，用5000美金非法购得美国绿卡；丹尼·惠顿竟是在被他开除出乐队的当晚死于吸毒过量；制作音浪汹涌澎湃的现场专辑《焊接》（*Weld*）时，他的听力受到永久性损伤；在发现《终有一天》（*Comes a Time*）的母带有瑕疵后，他自掏腰包，买下已经印出的20万张黑胶，亲自用步枪将它们全部击毁；他还描述了自己癫痫大发作的可怕经历，因无证驾驶被警察暴打的糗事，跟大卫·格芬打的著名官司，颅内动脉瘤术后让他差点一命呜呼的伤口大出血……

这也是一首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颂歌。我们很容易就能感受到蕴藏在字里行间的爱意，触摸到从他的笔端缓缓流出的情感。老杨花了不少笔墨写他的家人。尽管在他还是小杨时，有了外遇的爸爸抛弃了妈妈，但他们都爱他，尤其是妈妈还全力支持他玩摇滚乐。作为一个摇滚父亲，老杨与他的三个“问题”孩子一起成长的故事读来让人为之动容。老杨回忆了与初恋帕姆，第一任妻子苏珊，以及他大儿子齐克的母亲、好莱坞女星凯莉·斯诺德格里斯（Carrie Snodgrass）共度的时光，但毋庸置疑，这本书的女主角是他的灵魂伴侣、相伴走过三十六载人生路的佩姬·杨（Pegi Young）。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就在不久前的7月29日，老杨向法院申请离婚。他曾为佩姬写下名曲《无名传奇》（*Unknown Legend*），他与歌中那个骑着哈雷机车、金色长发迎风飞舞的女子还是没能一起走到终点。较之家人，花费老杨更多笔墨的，是他的一位位音乐战友兼挚友。丹尼·惠顿、布鲁斯·贝里、大卫·布里格斯（David Briggs）、本·基思（Ben Keith）和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一位位亲密战友没能陪伴始终，相继撒手人寰。这几人中，除了丹尼·惠顿和布鲁斯·贝里是英年早逝外，其他几位都是与老杨并肩战斗了一辈子的老伙计。实际上，他的人马几乎都是跟了他几十年的老班底，就像时至今日，他弹得最多的还是那把于1968年得到的电吉他“老黑”，用得最多的还是一台购于1960年代的Tweed Deluxe型老电吉他音箱。

这亦是一个成功创业的励志故事。除了保持令人称奇的发片频率、令人咂舌的巡演强度，他还投资拍片，创办学校，举办慈善音乐会，参与玩具火车研发，自行打造电动汽车（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挤出这么多时间，也许这本书能提供一个答案）。最厉害的，是他近年来投身科技界，创办了一家硅谷公司，旨在推出一款可以取代Ipod的高品质数字音乐播放器Pono，带给全世界乐迷最原始也最丰富的听觉体验。今年初，Pono仅用35天便在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上成功

筹集 620 万美金，成为 Kickstarter 史上最成功的众筹项目之一。这个地球上应该找不到第二个摇滚老将比老杨的工作量还大，比老杨更与时俱进。他那个与众不同的大脑（老杨坦言他的大脑与常人不同，磁共振检查能看到普通大脑所没有的云状阴影）还会带给我们多少惊奇，我们拭目以待。

摇滚史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这当中最精彩的部分，一半由那些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创造，另一半，则由虽饱受伤痛，却至今屹立不倒的摇滚老炮创造。前者的乐坛生涯短暂却璀璨，而死亡，也为他们增添了一份悲剧的色彩、一道神化的光环。他们的代表是“27 岁俱乐部”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和科特·柯本。后者则从 1960 年代一路走来，摇滚到现在，跌入低谷时奋力爬起，伤痛袭来时选择坚强，从未停止震撼的演出，也不断带给我们伟大的作品。他们诠释着“摇滚不死”，让我们明白摇滚的真谛，代表人物是三位出生于 1945 年的老炮——埃里克·克莱普顿、皮特·汤森（“谁人”主创兼吉他手）和老杨。

这两类摇滚英雄屡有交集。亨德里克斯和克莱普顿就是生活中的挚友，而老杨与科特·柯本的交集也早已为摇滚乐迷所熟知。1994 年，柯本饮弹自尽，其自杀遗书引用了老杨的名句：“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这句话同样出自那首《走出忧郁》。震惊之余，老杨写下《与天使共眠》（*Sleeps with Angels*），献给这位后辈。《与天使共眠》延续了《就在今夜》的主题，与《就在今夜》遥遥相望。

老杨的歌词功力就是这么深厚，以一句“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定义了像科特·柯本这样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又以同一首歌中的一句“摇滚不死”定义了如他一般屹立不倒的摇滚老炮。

诚然，老杨不仅歌词功力深厚，作曲的好本事亦令人信服。摇滚

名人堂除了赞他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表演者之一”，也誉其为“摇滚史上最伟大的词曲作者之一”。老杨是怎么写歌的？又是怎么写出那么多好歌的？他试图在书中给出答案。他跟我们聊写歌，聊他写歌的细节和心得，讲述一首首名曲诞生背后的故事。此外，这位天才与勤奋兼而有之的词曲作者并不讳言写歌时会吸食大麻：“抽大麻能为我开启灵感之门”，“我总是在‘飞’起来时写歌”。不过，撰写本书期间，时年 65 岁的老杨一口大麻也没吸。这是他自 18 岁以来第一次和毒品划清界限。（他在书中写道：“戒掉大麻后，我再没写出歌来。”）而大麻对写歌到底有没有用，大麻对人体的危害是否比大多数禁药要小，其毒性和成瘾性较之酒精和烟草又是如何，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判断。不管怎样，就大麻对艺术家身体和心灵层面的影响而言，本书真实地向我们展示了老杨的视角。

很幸运能成为这本书的译者，毕竟，我是老杨的死忠乐迷。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友人，来自亚特兰大的 Paul Stieffel（他是尼尔·杨、“水牛春田”和 CSNY 的三重粉丝），还有在香港大学读教育学博士的葛萌，在我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他俩向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有意思的是，他与老杨同岁。我曾追随他的脚步做了一名医生，后来追随自己的内心弃医玩摇滚。老陈终将理解我的。

撰写这篇译序时，我的脑海里时常循环播放老杨的歌，可以说，他那一半是海水，荡漾着深情、诗意和安详，一半是火焰，升腾着喧嚣、尖锐与暴烈的音乐已浸入我的血液。事实上，我生平第一首会用吉他弹唱的英文歌就是《金子心》（*Heart of Gold*）。此刻，这篇译序已接近尾声，我拿起吉他，再度唱起了《金子心》。“I want to live, I want to give……”忽然间，我对“摇滚不死”又多了一层理解。

Waging Heavy Peace: A Hippie Dream by Neil Young

Copyright © 2012 by Neil Young.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ue Rider Pres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4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CONTENTS

1/ 001	21/ 106
2/ 007	22/ 109
3/ 012	23/ 111
4/ 018	24/ 118
5/ 023	25/ 119
6/ 031	26/ 124
7/ 036	27/ 127
8/ 038	28/ 134
9/ 053	29/ 139
10/ 057	30/ 143
11/ 059	31/ 146
12/ 062	32/ 154
13/ 068	33/ 157
14/ 072	34/ 159
15/ 078	35/ 162
16/ 079	36/ 166
17/ 086	37/ 170
18/ 090	38/ 175
19/ 095	39/ 179
20/ 101	40/ 184

41/ 188

42/ 193

43/ 196

44/ 200

45/ 203

46/ 214

47/ 218

48/ 223

49/ 228

50/ 231

51/ 235

52/ 240

53/ 246

54/ 257

55/ 259

56/ 262

57/ 267

58/ 274

59/ 276

60/ 280

61/ 289

62/ 296

63/ 300

64/ 304

“断箭”农场，2011年春

我撕下纸箱上的塑料胶带。包装纸散落在我脚下。本（Ben）坐在轮椅上盯着我看，安布尔（Amber）和佩姬（Pegi）坐在我身边等待着。我小心翼翼地将沉甸甸的模型从纸箱里搬了出来。揭去一层包装纸和四分之一英寸厚的泡沫保护材料后，一个调车机车模型展现在我们眼前。奇怪的是，虽然它贴有手工制作的莱昂纳尔牌¹（Lionel）标志，但并非莱昂纳尔的产品。一定是某款莱昂纳尔产品的原型。箱子里还有一封打印信，落款是伦尼·卡普莱利。卡普莱利是与莱昂纳尔公司有关联的众多意大利裔美国人中的一个，而我现在还持有莱昂纳尔的一小部分股份。我从信中得知，这个漂亮的家伙的确是某款莱昂纳尔产品的原型——它来自通用模型公司，莱昂纳尔公司曾在它的基础上研发自己的产品。如信中所指，当年，在创造和设计领域，对侵权行为的起诉和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还没有渗透到方方面面。

每逢节假日，佩姬都会送莱昂纳尔公司的产品给我。时至今日，我已拥有极其丰富的收藏，且多为珍品。它们骄傲地陈列在玻璃橱窗后，睥视着眼前那个庞大的铁路沙盘。它可不是寻常的铁路沙盘。在

1 莱昂纳尔，美国最著名的火车模型品牌之一，始自1900年。